

美国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中俄地区政策*

——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
《今日美国》（1992~2014年）为例

马洪喜

【内容提要】 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民意测验”与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较普遍地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不可信。作为主要社会力量之一的美国主流媒体对中俄两国负面形象塑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分析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今日美国》这三大主流媒体23年来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社论与专栏文章可以看出，美国媒体力图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形象进行“妖魔化”，指责中俄出于“追逐私利”考量，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对所谓“无赖国家”进行“袒护纵容包庇”，使美国“伸张正义、维护和平”的政策倡议受挫。美国主流媒体认为，中俄两国已成为美国全球外交政策的干扰因素，但在诸多具有全球和地区意义的事务上，美国对中俄两国又存在强烈的合作需求。本文分析美国主流媒体舆论倾向，为建设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 美国 主流媒体 中俄地区政策 国家形象 文本分析

【作者简介】 马洪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

一 问题缘起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 poll）从1994年起开始对美国的俄罗斯舆论进行调查，在到2014年的21年中，美国对俄罗斯的正面舆论年数要多于

* 本文吸收了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在此致谢，但文责自负。

负面舆论年数，但就总体趋势而言，正面舆论呈现急剧下滑趋势，负面舆论则呈逐步上升态势^①。与此同时，从2002年起至2014年，美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负面舆论一直呈现增长趋势，而正面舆论倾向一直呈下滑趋势^②。1992年至2013年间，美国对华负面舆论所占比例一直超过正面舆论比例，22年间负面舆论与正面舆论走势变化起伏不大，二者几乎一直保持在稳定的比例差状态^③。2012年5月，美国另外一个重要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俄罗斯不可信，6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可信^④，这一比例远超过英国、日本、法国、以色列以及印度的信任度。

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民意为何呈现信任缺失状态？从中国的视角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将原因归结于中美政治体制不同，意识形态差异是重要因素，或者认为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从表面来看，上述答案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确的。但若是中美政治体制的不同而导致美国民意对中国缺乏信任，那又如何解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立了西方期盼已久的民主政治体制，但为何仍然会出现美国民意对俄罗斯的信任缺失？如果说中国日趋强大的经济实力威胁到美国的利益而导致美国对华信任缺失，那又如何解释20世纪80年代日本强悍的经济实力也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对日舆论却没有出现类似信任缺失的问题？显而易见，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信任缺失并不是单一因素能解释的，应从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层面进行分析。本文对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地区外交政策差异导致美国对中国、俄罗斯信任缺失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作为主要社会力量之一的美国主流媒体对中俄两国负面形象塑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透过媒体的舆论述评并不能就此问题给出百分之百的正确答案，但是作为美国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媒体舆论的相关分析可为回答此问题提供有益的线索路径。有鉴于此，本文以1992年至2014年《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今日美国》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和俄罗斯的相关社论、专栏述评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以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作为样本来源数据库，在数据库高级检索中设定本文的限定条件，如时间是1992/1/1~2014/12/31，关键词为Russia

① <http://www.gallup.com/poll/167402/americans-views-russia-putin-worst-years.aspx>

② 同上。

③ <http://www.gallup.com/poll/167498/americans-view-china-mostly-unfavorably.aspx>

④ <http://pewresearch.tumblr.com/post/61042498272/few-americans-have-confidence-in-putin-or-trust>

and China, 样本文档类型为社论和专栏文章, 出版物名称为 The New York Times、The Los Angeles Times、The USA Today, 根据本文限定条件并剔除非相关文档后, 《纽约时报》获取样本 541 篇, 《洛杉矶时报》获取样本 183 篇, 《今日美国》获取样本 73 篇, 总样本为 797 篇。

二 东北亚地区：美国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应 “出力”帮助其解决朝鲜核问题

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亚太政策尤其是东北亚政策, 《纽约时报》社论尤为关注。通过梳理 23 年来《纽约时报》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舆论评析可以发现, 其重点分析探讨美国对朝鲜的认知与定性、中国与韩国的利益关切点及立场、美国的政策立场以及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可能方案等。该报社论认为朝鲜金氏政权属于“斯大林式的独裁政府、共产党非法政权, 一个胆大妄为而又不可信的核讹诈者”^①, 而中国作为朝鲜的唯一盟友兼主要的能源供应国, 却不愿对朝鲜实施经济或政治制裁。《纽约时报》社论认为, 中国是能够对朝鲜有效实施压力的国家, 但是中国对朝政策总是使美国对朝制裁成为一纸空文^②。该报社论向公众灌输的观念是, 俄罗斯和中国不同意美国提出的停止向朝鲜供应石油的决议^③。

《纽约时报》强调, 东北亚地区的可持续性合作离不开美国的参与, 美国在削减位于西太平洋军事存在的同时, 必须促进该地区建立新的集体安全机制, 否则, 日本、朝鲜、韩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原有矛盾将很容易爆发, 美国则扮演着地区安全保障者的角色^④。中国作为朝鲜的主要石油和食品供应国, 比其他国家都拥有更多的影响力。该报社论认为, 中国认为若对朝鲜施加太大的压力, 可能会推翻朝鲜金氏政权, 朝鲜难民将大量涌入中朝边界, 因此, 中国的担

^① “Old Alliances, New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Mar 19, 1993, Editorial, A. 28; William Safire, “Essay; Reactor Roulette”, *The New York Times*, Jun 2, 1994, Op - Ed, A. 23; William Safire, “Essay; Korea Conflict II”, *The New York Times*, Jun 9, 1994, Op - Ed, A. 25; “Madeleine Albright’s Agenda”,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3, 1997, Editorial, p. 22.

^② “Letting Nukes Happe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6, 2005, Editorial, A. 20; “A Little Nuke Music”,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8, 2008, Editorial, A. 24; “North Korea’s Test”, *The New York Times*, Apr 1, 2009, Editorial, A. 30; “Security Council Blinks”, *The New York Times*, Jul 11, 2010, Editorial, WK. 7; “China, the Enabler”, *The New York Times*, Dec 3, 2010, Editorial, A. 30.

^③ “Firm and Patient”,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9, 2008, Editorial, A. 24.

^④ “Look Freshly at a Changed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6, 1992, Editorial, A. 30; “North Korea’s New Message”,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 1997, Editorial, p. 38.

忧是可以理解的^①。但是该报明确指出，美国和中国及其他国家必须使用其影响力阻止朝鲜制造核武器，否则朝鲜问题将变得更糟糕^②。

美国主流舆论通过议题设置的手段，巧妙地为美国在国际道义层次上树立了“拥有国际责任感的无私大国形象”，但却忽略了美国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包括东北亚事务背后的利益动机。美国外交事务专家在分析朝鲜问题时公开表示，避免朝鲜半岛冲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确保朝鲜问题不引发亚洲地区的军备竞赛以及不给该地区的稳定增加核威胁因素，同样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③。

在亚太地区事务上，美国“巧实力外交”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美国媒体在议题设置上的高明之处更是可见一斑，这不仅为美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更为美国的亚太政策涂上了一层不透明的防护层。

《纽约时报》社论认为，朝鲜严重依赖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石油供应，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以及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有关场所的行为应受到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制裁，美俄英法立场趋向一致，但是对朝鲜的制裁需要中国的合作^④。当存在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政策空间时，日本、韩国在很大程度上不愿考虑使用制裁手段，中国和俄罗斯尤为如此^⑤。

进入21世纪以后，面对朝鲜的“反复无常的威胁和挑衅”，《纽约时报》社论开始反对美国使用军事手段来回应朝鲜的威胁，反而认为解决朝鲜问题需要耐心地开展外交活动，需要强硬的多边外交行动，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将危及美国驻韩国的数万部队以及日韩数百万人的安全；爆发新的朝鲜战争将摧毁亚洲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日本与韩国，并将危害到美国和中国及俄罗斯的关系。该报社论认为，偏好外交解决朝鲜问题的中国和俄罗斯应向朝鲜施加压力，并将二者对朝鲜的进一步援助与朝鲜核问题以及非传统武器的彻底核查联系起来^⑥。《纽约时报》社论还认为，考虑到朝鲜的邻国不愿对朝实施制裁，美国必须尽最大的外

^① “North Korea Test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8, 2009, Editorial, A. 26; “Talking to Nor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4, 2011, Editorial, A. 26.

^② “North Korea’s Threats”, *The New York Times*, Jun 17, 2009, Editorial, A. 26.

^③ Brent Scowcroft and Richard Haass, “Foreign Policy Nears a Peril Point”, *The New York Times*, Jan 5, 1994, Op - Ed, A. 15.

^④ “North Korea Trifles With Doomsday”, *The New York Times*, Mar 16, 1993, Editorial, A. 20.

^⑤ “The Carter Opening”, *The New York Times*, Jun 21, 1994, Editorial, A. 16.

^⑥ “North Korea’s Nuclear Secret”,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8, 2002, Editorial, A. 30; “Recalcitrant Nor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Nov 4, 2002, Editorial, A. 22; “Next Steps With Nor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Aug 6, 2009, Editorial, A. 28.

交努力阻止朝鲜生产核武器，必须向对朝鲜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和俄罗斯寻求帮助^①。

每当朝核问题谈判陷入僵局，《纽约时报》社论就指责中国“自利、目光短浅”。该报认为，中国的态度令人失望，中国想要成为公认的世界大国，就不应在朝核问题上太偏狭。该报社论向西方公众指出，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中国更担忧朝鲜难民所带来的经济负担而非朝鲜核武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后果，认为中国应敦促朝鲜在朝核谈判期间冻结其核计划^②。

《纽约时报》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态度，不仅向公众传递出美国对中国的苛责抨击，更从反面说明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是必不可少的。《纽约时报》制造出来的舆论显示，中国有足够能力但无真正意愿对朝施加压力，其透射的另一层信息则是，尽管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投入力度不足，但却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方。而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则是，对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及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来说，中国的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物极必反”或许更能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一种心态反应，越是抨击中国无所作为，越能说明在朝核问题上，美国有求于中国。

美国另一份主流报纸——《洛杉矶时报》对中俄美三国的对朝政策解读与《纽约时报》大同小异。《洛杉矶时报》向美国大众传递出的信息是，中国和俄罗斯是对朝鲜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朝鲜盟友的中国。中国在缓和朝核问题上起着主要作用，但是出于对朝鲜难民涌入其国内的担忧，中国不愿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与美国合作^③。《洛杉矶时报》社论分析道，中国作为“神秘的斯大林式的金氏政权”的主要援助者，应为其仅考虑自身利益、拒绝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立场而受到指责，如果这样，朝鲜会认为其追求拥有核武器的行为可以免受国际社会惩罚^④。“无赖国家”朝鲜金氏政权“轻率、鲁莽、独裁、好斗”，而中国对朝鲜的“斯大林式政权”最有影响力，金氏政权的挑衅也是对中国名

① “North Korea Can't Wait”,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5, 2002, Editorial, p14; “The Korean Crisis”,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6, 2002, Editorial, A. 38; “The Exercise of American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 2003, Editorial, A. 16.

② “Korean Paralysis”, *The New York Times*, Mar 4, 2003, Editorial, A. 24.

③ “Unite to Defang N. Korea”, *The Los Angeles Times*, Dec 31, 2002, Editorial, B. 12; “A Start With North Korea”, *The Los Angeles Times*, Jan 14, 2003, Editorial, B. 14.

④ “Hasten Talks With N. Korea”, *The Los Angeles Times*, Apr 13, 2003, Editorial, M. 4; “Pressing N. Korea Pays Off”, *The Los Angeles Times*, Aug 3, 2003, Editorial, M. 4; “Raise N. Korea's Priority”, *The Los Angeles Times*, Mar 14, 2004, Editorial, M. 4.

誉的冒犯，中国应与美国合作解决朝核问题^①。《洛杉矶时报》更是认为，2011年上台的金正恩政权的“残暴行径”昭然若揭，中国应站在国际道义一边，而不应滥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保护朝鲜，如同俄罗斯利用否决权保护叙利亚免受联合国安理会制裁行动一样，考虑到金氏政权的大量“反人类罪行”，中国应将其否决权“放在口袋里”^②。

此外，该报强调，若中国要在21世纪发挥其在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就应承担起大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对朝鲜施加压力使其在核计划上做出让步^③。总之，在朝核问题上，《洛杉矶时报》社论将中国描述为仅更多考虑自身国家利益，而忽视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不顾大局者”以及“自私者”形象。

《今日美国》社论认为，美国不应独自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及面对不可预测的朝鲜，而应联合朝鲜的邻国及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对朝鲜施压，以阻止其核野心。在该报的分析视野中，朝鲜的邻国中国和俄罗斯并不认为朝鲜对邻国和地区安全构成重大威胁^④。中国帮助朝鲜政权维持了50多年，对金氏政权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向美国施压，力图通过美国对朝鲜提供经济让步以及允诺不伤及金氏政权的统治来打破朝鲜半岛的僵局，《今日美国》社论认为美国绝对不能接受此类核讹诈政策^⑤。

朝鲜金氏政权在《今日美国》视野中就如同“烦人的孩童”一样，总是企图通过挑衅赢得关注，但是金氏毕竟不是小孩子而是“危险的独裁者”。向朝鲜金氏政权提供更多援助以及与美国直接谈判很有可能会被朝鲜解读为对其挑衅行为的“奖赏”，但是攻击朝鲜的导弹和核设施又可能引发新的战争。以此作为考量问题的出发点，对美国来说，最明智的回应应介于绥靖与先发制人之间，“遏制”政策貌似最可取，如同美国成功对原苏联实施的“威慑与接触”并行政策一样。虽然朝鲜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朝鲜实施“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也

① “Misguided missiles”, *The Los Angeles Times*, Jul 6, 2006, Editorial, B. 10; “No help from Seoul; South Korea should be getting tough on its northern neighbor, but instead it allows opportunities to slip past.”, *The Los Angeles Times*, Nov 14, 2006, Editorial, A. 28.

② “Nightmare in North Korea; A U. N. report on atrocities bolsters the case for prosecuting the repressive regime’s leaders.”, *The Los Angeles Times*, Feb 19, 2014, Editorial, A. 10.

③ “China’s Whip Hand”, *The Los Angeles Times*, May 13, 2005, Editorial, B. 12; “Not Just for the birds”, *The Los Angeles Times*, Sep 20, 2005, Editorial, B. 12.

④ “Growing Korean crisis calls for united world opposition”, *USA TODAY*, Dec 30, 2002, Editorial, A. 11; “Backlash over bluster shows need to engage South Korea”, *USA TODAY*, Jan 7, 2003, Editorial, A. 10.

⑤ “Halting nuclear – bomb drive requires coalition approach”, *USA TODAY*, Feb 28, 2003, Editorial, A. 14.

存在可取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在拔除朝鲜政权“毒牙”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的希望是存在的^①。

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今日美国》强调中美合作尤为重要，美国应将中国对朝鲜的不满转化成对美国有利的建设性政策，使美中之间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趋于一致，进而说服中国发挥其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力^②。在《今日美国》的分析视野中，除非涉及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不愿发挥其外交影响力的^③。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今日美国》社论传递出美国需要中国的信息。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但中国在利用其影响力方面又是“吝啬”的。

三 中东地区：中国和俄罗斯被美国视为中东政策的“绊脚石”

23年来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和俄罗斯中东政策的话题，重点在于描述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干扰、抨击中国和俄罗斯的中东政策，尤其是在伊拉克、伊朗以及叙利亚问题上，中俄两国奉行与美国相左的政策。

通过梳理美国主要传统媒体关于中俄中东政策的长时段舆论可以发现，美国主流报纸的社论与专栏在议题设置上，通常是对与美国政策相悖或者不遵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安排，进而挑衅美国权威的中东国家政府及其内外政策进行“有理有据”的激烈抨击，将其塑造为“人道主义灾难的制造者”，或“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等形象，而美国的立场与政策则被美化为人道主义援助的实施者或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缔造者或维护者。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与此类中东国家之间的联系或中俄两国的中东政策，则被抨击为“唯利是图的自私行为”，为一己私利而增加中东地区的动荡和不稳定性，或者在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被指责缺乏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和道义，或者被定位为此类中东国家对抗美国的背后支持者或阻碍美国中东政策得以实施的障碍，使美国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的拖后腿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应该指出的是，美国参与中东地区事务背后的

① “An old approach could contain new Korea threat”, *USA TODAY*, Jul 7, 2006, Editorial, A. 10.

② “Rice goes to Korea, via China”, *USA TODAY*, Oct 16, 2006, Editorial, A. 12; “Deal or no deal? Bush makes right pick on North Korea”, *USA TODAY*, Feb 15, 2007, Editorial, A. 10.

③ “Getting along with China: a question of priorities”, *USA TODAY*, Apr 18, 2006, Editorial, A. 12.

国家利益动机，则被美国媒体有意或无意地淡化或者回避了。

1. 关于伊拉克问题

《纽约时报》社论认为伊拉克萨达姆政府是好斗的残暴独裁政权，同时指责美国布什政府将萨达姆比作希特勒是对前者的妖魔化并放大了其威胁性，认为美国与伊拉克之间是利益与原则的争端，并非个人恩怨，而布什的错误在于，将美国与伊拉克侵略政府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与令人讨厌的独裁者之间的心理对抗。该报认为，面临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伊拉克唯一的慰藉是中国和俄罗斯不愿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伊拉克违法行为进行谴责的行列^①。在《纽约时报》看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不愿坚持让伊拉克履行其军控义务，俄罗斯希望伊拉克自由出售其石油以偿付拖欠俄罗斯的巨额债务，而中国“压根”就不喜欢动辄对他国实施制裁的理念，总是“威胁”使用否决权来推翻美国在联合国主导的制裁伊拉克的决议。在该报看来，中国“辩称”一国在其国内的所作所为不应遭受国际审查或惩罚^②。

《纽约时报》社论向公众渲染，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受自身利益驱使，极度渴望恢复与伊拉克的贸易往来，从而落实两国与伊拉克之间利润颇丰的石油合同等^③。在该报的社论分析中，美国与中俄两国在有关伊拉克事务上的立场明显不同，前者旨在企图更换萨达姆政权，而后者则是将自身的贸易利益置于“将伊拉克人民从残暴的独裁统治者萨达姆政权之下解放出来的目标”之上。该报除不时向公众传递美国政府在有关政策上的做法不妥之外，更是将中俄两国塑造成了为自身国家利益而不顾大局的“唯利是图者”。

进入21世纪以后，《纽约时报》社论对俄罗斯和中国在伊拉克事务上的立场进行抨击的色彩更加浓厚。该报社论再次向西方公众强调，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的“毒辣”武器给世界造成了严重威胁，而联合国旨在使国际武器核查人员返回伊拉克的决议却遭到俄罗斯和中国的阻挠。该报社论为西方公众塑造了俄罗斯

^① “Just Punishment for Iraq’s Offens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4, 1993, Editorial, A. 24; “No Illusions About Iraq”,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7, 1998, Editorial, p8; “Stalemate Over Iraq”, *The New York Times*, Jul 5, 2001, Editorial, A. 16; “Testing Iraq on Arms Inspectors”,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 2002, Editorial, A. 30.

^② “Cracks in Baghdad”, *The New York Times*, Aug 12, 1995, Editorial, A. 20; “A Renewed Challenge From Iraq”, *The New York Times*, Sep 12, 1996, Editorial, p. 22.

^③ “Iraq Sanctions Cannot Be Forever”, *The New York Times*, Aug 1, 1994, Editorial, A. 14; “Don’t Take Iraq’s Word for It”, *The New York Times*, Aug 24, 1995, Editorial, A. 22.

和中国为自身商业利益而置国际责任于不顾的“自私”形象，指责中俄两国不但不致力于确保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得以执行，反而企图通过利用自身在联合国与美国相反的立场博得伊拉克的好感，从而希望一旦对伊拉克的制裁结束，伊拉克会用有价值的合同来予以回报^①。

在《纽约时报》看来，中俄两国有充分理由劝阻伊拉克的侵略行为，该报强调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更是有意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阻止“独裁者”萨达姆“行凶”问题上并没有发挥协助美国的作用，反而处处阻碍“旨在维护中东和平与稳定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努力”。

《纽约时报》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专栏版议程设置呈现如下特点：首先定位其分析对象的属性，如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暴政独裁；然后是其危害性，如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伊拉克人民、美国及其盟友的危害；再次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立场分析，如中俄认为应解除对伊拉克的石油贸易禁运；最后是分析中俄立场背后的动机，如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不顾大局而从偏狭的自身利益出发考量问题。公众从《纽约时报》专栏版可能获得的信号是，只顾及自身国家利益的中国和俄罗斯，与危害伊拉克人民和美国安全的暴政独裁政权有着各取所需的贸易往来。

值得注意的是，《洛杉矶时报》社论除指责俄罗斯和中国是“世界上最残忍危险政权”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辩护者”以外，也强烈批评美国克林顿政府没有强硬立场^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共和党政府执政时期，《洛杉矶时报》社论又强烈反对小布什政府强硬的单边主义政策，认为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行动会给俄罗斯和中国树立先例，使两国可能像美国一样出于防御目的对外发动战争^③。与企图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单边行动相比，《洛杉矶时报》认为美国更应与联合国紧密合作，而不是采取中国和俄罗斯所反对的单边行动^④。同时该报强烈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因为出兵阿富汗就是美国有例可循的历史败笔^⑤。

2. 关于伊朗问题

伊朗核问题在美国媒体舆论视野中是令美国历届政府最头疼的热点问题之

① “Security Council Stalling on Iraq”,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9, 2000, Editorial, A. 20.

② “Lame Inspections in Iraq”, *The Los Angeles Times*, Sep 9, 1998, Editorial, p. 6.

③ “U. S. Goes It Alone at Its Peril”, *The Los Angeles Times*, Jun 18, 2002, Editorial, B. 12; “Allies Crucial to Iraq Action”, *The Los Angeles Times*, Aug 8, 2002, Editorial, B. 14.

④ “No Case for Going In Alone”, *The Los Angeles Times*, Sep 13, 2002, Editorial, B. 16.

⑤ “Crucial Prewar Questions”, *The Los Angeles Times*, Feb 11, 2003, Editorial, B. 12.

一，伊朗核问题直接关系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的核心安全利益，解决伊朗核问题可谓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伊朗核问题上，《纽约时报》将俄罗斯和中国看作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症结所在，尤其是俄罗斯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有效性。在《纽约时报》视野中，“对外输出恐怖主义”的德黑兰“独裁政权”屠杀持不同政见者，其“被扭曲了的伊斯兰使命感”给其邻国造成了威胁^①，但是俄罗斯与伊朗之间有着武器贸易往来^②，而且存在漏洞的俄罗斯核技术也渗透到伊朗，中国也在原则上反对对伊朗的石油禁运，中国和俄罗斯都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供应导弹与核能源技术。《纽约时报》认为伊朗政府受制于原教旨主义激进分子，后者准备使用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一切手段推广所谓“伊斯兰革命”。该报社论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全面贸易禁运，但是倾向于支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此外，该报社论认为，美国必须劝说中国和俄罗斯不要进行不负责任的武器与技术扩散，收紧其出口控制并惩罚违反规则者^③。在《纽约时报》看来，俄罗斯向伊朗出售可用于生产钚的核反应堆的动机，离不开对资金的极度渴求以及保持俄罗斯核工业持续发展的需要，克林顿政府企图通过外交手段使俄罗斯取消与伊朗的核反应堆交易，而美国国会强硬派则不满克林顿政府的态度，因而走得更远，力图通过切断对俄罗斯的一切援助以报复其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包括停止帮助俄罗斯拆除其核武库。

《纽约时报》社论提出，因伊朗核问题而导致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恶化是不妥的，美国应慎重对待，应意识到俄罗斯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与其对资金的需求有很大关联，因此美国不应停止对俄罗斯的援助。与此同时，该报倾向于认为俄罗斯的核武器越少，美国越安全。由此立场出发，美国更不应切断对俄罗斯的援助，而应大力帮助俄罗斯拆除其核武器。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纽约时报》倾向于美国应寻求俄罗斯、中国等国与美国合作。

《纽约时报》社论认为，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不是防止核扩散的有用工具，美国应采用多边主义外交。在该报看来，俄罗斯应克制向伊朗输送用于俄罗斯援

^① “A United Front Against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Apr 27, 1997, Editorial, p14; “Iran’s Missile Test”, *The New York Times*, Jul 28, 1998, Editorial, p. 20.

^② “Small Strides in Curbing Arms”, *The New York Times*, Oct 8, 1994, Editorial, 1. 22.

^③ “A Nuclear Deal, With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Jan 8, 1995, Editorial, 4. 18. 28, 1998, Editorial, p. 20; “Iran and Nuclear Weapons”, *The New York Times*, Jun 22, 2003, Editorial, 4. 10.

建的核电厂所需的燃料，直至伊朗放弃其铀浓缩计划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合作。同时该报社论认为，中国也应命令其国有公司不要参与伊朗铀浓缩以及核弹的制造，并对朝鲜和巴基斯坦也实施类似的政策^①。

在对伊朗进行制裁问题上，《纽约时报》社论引用美国情报机构的说法，认为伊朗向中国和俄罗斯寻求核反应堆及其他核技术以发展其核武器^②。《纽约时报》社论认为，作为新兴经济大国的中国与伊朗之间签有石油天然气协定，中国极度渴求伊朗的能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拥有联合国否决权除使中国成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重要参与者之外，还使联合国制裁伊朗的可能性变得更小^③。《纽约时报》社论分析道，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否决所有有关制裁伊朗的提议^④，没有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制裁不可能得以实施^⑤。相反，作为伊朗主要核技术伙伴的俄罗斯需要发挥积极作用，以使伊朗确信必须停止铀浓缩活动，俄罗斯和中国的加入将会使达成外交决议的可能性增大^⑥。在《纽约时报》看来，俄罗斯和中国所偏好的轻度制裁是不可取的。该报明确表示，没有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美国只能制定象征性的制裁措施^⑦，俄罗斯和中国总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削弱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严厉制裁^⑧，《纽约时报》社论抨击俄罗斯和中国，提出中俄两国应为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负主要责任^⑨。

在是否对伊朗动武问题上，《纽约时报》社论认为，对美国来说不存在现实的军事选项，安理会需要寻求新的方式来阻止或至少放缓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进程^⑩。

在《纽约时报》看来，恐怖主义严重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利益，而伊朗与恐怖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中俄两国的对伊政策起到了为伊朗“助

① “The Iranian Nuclear Challenge”, *The New York Times*, Jun 22, 2004, Editorial, A. 18.

② “The Iran Embargo”,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1995, Editorial, A. 20.

③ “Iran and the Bomb”,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3, 2006, Editorial, A. 20.

④ “Iran Blinks”,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7, 2004, Editorial, A. 28; “One More Round on Iran’s Nukes”,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 2004, Editorial, A. 30.

⑤ “Letting Nukes Happe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6, 2005, Editorial, A. 20.

⑥ “Next Steps on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2, 2006, Editorial, 4. 15.

⑦ “Iran Wants to Talk”,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06, Editorial, A. 18; “What Counts on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Jun 3, 2006, Editorial, A. 12.

⑧ “The Subject Was Nuclear Weapons”, *The New York Times*, Sep 25, 2009, Editorial, A. 28.

⑨ “Adrift on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Apr 11, 2008, Editorial, A. 22.

⑩ “Iran and the Bomb”,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3, 2006, Editorial, A. 20; “No Time for Threa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 30, 2007, Editorial, A. 22.

威”的效果。该报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向公众传递出的信号是，中俄两国对伊政策大大降低了美国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该报关于美国与中俄在伊朗问题上立场相悖的描述，再一次间接暗示美国公众，中俄两国给美国造成了安全挑战，从而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俄罗斯对伊政策的误解，无形之中弱化了中国和俄罗斯极力打造的公共外交的有效性。

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在《洛杉矶时报》视野中被定位为伊朗“核野心”的“推动者”。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制裁伊朗核野心的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总是“设法阻止”联合国的努力，使制裁一再被延期或制裁效果大打折扣^①。同时，俄罗斯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的作用被解读为，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合作，反对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制裁不可能成功，美国应寻求俄罗斯的合作^②。

在分析制裁伊朗的问题时，《洛杉矶时报》重点强调俄罗斯的关键作用，同时认为获得中国的合作也是美国有效制裁伊朗的现实需要。《洛杉矶时报》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是互需型的双边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美国市场，而美国的金融稳定又依赖于中国，美国与中国之间需要建立互相尊重以及战略互信的关系。美国应将尊重人权作为其核心价值观，但对中国来说，除主权外，经济发展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视伊朗为其经济增长所需石油的主要供应者，北京认为伊朗没有对其造成威胁，反而是石油供应的中断会对中国造成威胁^③。美中关系发展起起伏伏，但是两国都认可双边关系的价值并致力于使其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如果美中双边关系进展良好，中国支持美国严厉制裁伊朗的可能性也将增大^④。

在《今日美国》的分析中，伊朗对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核武器的伊朗或许会点燃其与以色列之间的核战争，亦或引发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解决伊朗的核威胁需要美国展现出外交耐性，国际社会应团结起来与美国合作来解决伊朗核问题。《今日美国》社论分析道，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和中国都不愿对伊朗实施制裁，俄罗斯与伊朗之间存有经济联系，同时俄罗斯意欲恢复并巩固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中国的大

① “Iran: The clock is ticking”, *The Los Angeles Times*, Aug 2, 2006, Editorial, B. 12.

② “Listening to Putin; Bush should pay more than lip service to Russia’s proposal to put a missile defense shield in Azerbaijan.”, *The Los Angeles Times*, Jun 14, 2007, Editorial, A. 26.

③ “Back and forth with Beijing; What keeps Sino – U. S. relations moving forward? Both countries need each other.”, *The Los Angeles Times*, Feb 7, 2010, Editorial, A. 31.

④ “Dancing with China”, *The Los Angeles Times*, Apr 8, 2010, Editorial, A. 20.

部分石油与天然气来自伊朗^①。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行动时，俄罗斯和中国成了《今日美国》视野中的“拖后腿者”^②。

《今日美国》同时强调俄罗斯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以及背后的不良动机。俄罗斯对伊朗如同中国对朝鲜，即拥有巨大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几乎可单独终止“无赖政权”的核武器计划，普京主政下的俄罗斯所追求的是，尽可能重新获得原苏联超级大国身份与领土，而伊朗就是俄罗斯恢复在中东地区巨大影响力的关键国家，普京或许就是看到了伊朗的价值就在于给西方制造麻烦，以为这能为俄罗斯争取更多的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③。但是美国面临的现实考验确实又需要俄罗斯的帮助^④。美国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政策选项有限，应重视与对伊朗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中国加深关系^⑤。

在分析伊朗核问题时，《今日美国》向大众传递出的信息是：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对其邻国以及整个中东地区与世界而言是危险的，俄罗斯和中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来评估伊朗核问题，明显不同于美国思考问题的立场和应对决策，而伊朗核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建立协调机制来共同解决。

3. 关于叙利亚问题

除伊拉克和伊朗议题外，叙利亚问题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和俄罗斯的立场也成了美国媒体的重点分析对象。

在《纽约时报》视野中，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属于“独裁政权”，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⑥，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是“被叙利亚高官组织谋杀”的。该报认为哈里里及 22 名成员被杀属于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干涉主权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应对叙利亚施压以使其配合国际调查，将谋杀罪犯绳之以法。在《纽约时报》社论看来，解决叙利亚问题需要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合作，但在寻求联合国安理会的国际行动上，俄罗斯和中国总是犹豫不决，中俄两国应

① “Iran leaves U. S. - and itself - with troubling choices”, *USA TODAY*, Apr 14, 2006, Editorial, A. 20.

② “U. S. - Iran collision course calls for diplomatic brakes”, *USA TODAY*, Nov 20, 2007, Editorial, A. 10.

③ “As China pressures N. Korea, will Putin face down Iran?” *USA TODAY*, Oct 23, 2006, Editorial, A. 12.

④ “From 20,000 nukes to zero”, *USA TODAY*, Apr 14, 2009, Editorial, A. 8.

⑤ “Getting along with China: a question of priorities”, *USA TODAY*, Apr 18, 2006, Editorial, A. 12.

⑥ William Safire, “Essay; The Shaky Three”, *The New York Times*, Mar 14, 1996, Op - Ed, A. 23; “Allies Against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Sep 13, 2001, Editorial, A. 26.

展现诚意，不要在联合国对叙利亚当局让步^①。《纽约时报》社论向公众分析道，叙利亚干涉黎巴嫩事务为联合国安理会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但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却受阻于俄罗斯和中国^②。此外，《纽约时报》刻意向西方公众传达一个信息，即巴沙尔政权庇护刺杀黎巴嫩前总理的谋杀者并使黎巴嫩人民完全掌控黎事务变得不可能^③。

《纽约时报》有关叙利亚事务的舆论分析，向西方公众传达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内作为“辩护者”，总是“袒护”叙利亚巴沙尔“独裁政权”。该报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权力和和平过渡的决议使巴沙尔政权能够继续其“屠杀狂欢”，中国和俄罗斯的“双手也沾染上了叙利亚人民的鲜血”^④，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打击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独裁者的努力严重受挫。在《纽约时报》看来，中国和俄罗斯若要真正维护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就应停止向叙利亚施以经济、军事及外交援助，该报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想要修复名誉的唯一路径就是停止与巴沙尔“共谋”，并使用其一切影响力阻止巴沙尔的“屠杀”行径^⑤。该报社论警告俄罗斯和中国必须停止“保护”叙利亚的“残暴政权”，必须终止只顾自身利益的非常危险的游戏^⑥。

《纽约时报》社论认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关键是俄罗斯和中国，但是俄罗斯和中国传达出的信号是两国决意拒绝西方，坚持“不放弃”叙利亚巴沙尔政权^⑦。中俄两国总是拖延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并否决国际社会意欲阻止“杀戮恶行”的国际制裁，俄罗斯和中国不可原谅^⑧。

《纽约时报》社论向西方公众传递出俄罗斯和中国“包庇、纵容、自私”的国际社会形象。这种无端的指责显然是没有根据和无知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在《洛杉矶时报》的舆论视野中，俄罗斯和中国站在叙利亚政府一边，对联合国的制裁方案持消极态度，不愿国际社会对叙利亚采取强硬行动。俄罗斯是

① “The U. N. Route for Syria”,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5, 2005, Editorial, A. 24; “A Warning to Syria”,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 2005, Editorial, A. 26.

② “Letting Down Leban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9, 2005, Editorial, A. 32.

③ “Unraveling Syria’s Cover - Up”, *The New York Times*, Jan 5, 2006, Editorial, A. 24.

④ “No More Excuses on Darfu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7, Editorial, A. 20.

⑤ “Crushing Homs”, *The New York Times*, Mar 3, 2012, Editorial, A. 18.

⑥ “President Assad’s Latest Bluff”, *The New York Times*, Apr 10, 2012, Editorial, A. 22.

⑦ “Assad’s Lies”, *The New York Times*, Apr 21, 2012, Editorial, A. 20.

⑧ “The Massacre at Houla”,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12, Editorial, A. 22; “Assad, the Butcher”, *The New York Times*, Jun 9, 2012, Editorial, A. 20.

叙利亚的朋友，而巴沙尔又严重依赖于俄罗斯在联合国对其政权制裁提议的否决立场，作为叙利亚政权的长期盟友，俄罗斯是联合国制裁叙利亚议题上的“最棘手的绊脚石”^①。

四 南亚地区：美国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对核军备竞赛“火上浇油”

南亚地区的核军备竞赛议题以及核扩散议题是美国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剖析中国和俄罗斯在南亚地区的国家行为与政策则成了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重点。

对中俄两国的南亚政策，《纽约时报》社论与专栏版的关注重点在于南亚的核事务上，尤其是防止南亚地区的核军备竞赛以及核扩散问题上。而在探讨分析南亚地区核问题时，《纽约时报》的论述几乎就没离开过中国和俄罗斯的作用问题。该报社论的基本立场是防止南亚地区核军备竞赛及核扩散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及其盟国需要为此做出一切努力。该报在社论分析中直言，防止核武器与导弹扩散是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最高关切^②。《纽约时报》社论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在核不扩散条约架构外发展核武器。该报批评美国小布什政府坚持朝鲜不应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立场的可信性，严重受损于其不愿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在《纽约时报》看来，美国应放弃对非核国家威胁核报复的挑衅性政策，应对印巴两国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其签署核不扩散条约^③。

《纽约时报》在分析南亚地区核事务时，在新闻报道的议题设置方面给读者传递出的信号是，印度是在中国进行了核试验之后才开始着手进行核试验的，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中国在该地区起了不好的示范作用，而俄罗斯与印度之间有着可使前者获利颇丰的有关导弹技术出售的贸易往来^④。

《纽约时报》认为，中国的核试验增加了印度的担忧，因而印度需要借助核试验威慑中国，而印度的核试验又引起巴基斯坦的安全担忧继而后者也着手进行核试验。换句话说，南亚地区的核风险升级离不开中国的消极诱发作用。该报社

① “Editorials; Under siege in Damascus”, *The Los Angeles Times*, Jan 6, 2006, Editorial, B. 10.

② “Deferring Arms Curbs in South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3, 1995, Editorial, A. 30.

③ “Preventing the Next Nor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9, 2003, Editorial, 4. 12.

④ “Stop the Subcontinent’s Bomb”, *The New York Times*, Apr 28. 1992, Editorial, A. 22.

论认为,美国应从印度的利益关切点入手,诱使其在防止核扩散与阻止核军备竞赛上参与国际合作^①。公众从《纽约时报》的舆论分析中得到的信息暗示则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南亚地区核问题的“多米诺效应”,俄罗斯对南亚地区的武器出口更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而美国则不得不肩负起阻止地区核军备竞赛的国际责任。显而易见,给中国和俄罗斯脸上抹黑,是《纽约时报》的习惯做法。

《纽约时报》社论认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应一道致力于劝服印度和巴基斯坦中止一切核试验及新导弹装置的部署,印巴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不可取。该报社论认为,美国在阻止南亚地区核军备竞赛上带头做出了努力,说服俄罗斯减少其向印度的火箭引擎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与此同时,美国也向中国施压以使后者停止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型导弹零件。《纽约时报》社论认为中国应效仿俄罗斯对印度贸易的做法而停止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部件。该报社论认为中国为了挣得一点硬通货而向巴基斯坦出口此类产品的做法是在玩火,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必定会损及中美贸易。该报社论总结道,在维护南亚地区安全以及阻止该地区核军备竞赛上,美国需要俄罗斯和中国的帮助以劝说印度与巴基斯坦停止核危险行为^②,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应在部署导弹方面保持克制并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共同致力于停止核原料的生产,否则它们不要期待与美国的关系会取得实质性进展^③。

在《纽约时报》社论看来,中国和俄罗斯都应该与美国一起协调行动以帮助把南亚从核边缘战争中拉回来^④。关于南亚的军备竞赛问题,该报在分析中很大程度上视中国为导致问题发生的背后推动因素,同时也将中国看成是解决南亚军备竞赛问题的不可或缺因素。

南亚地区的核军备竞赛议题同样是《洛杉矶时报》关注的重点,该报对南亚地区核军备竞赛的问题极度关切,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使用核武器所带来的后果不可想象,中国、俄罗斯及美国应发挥各自的影响力,以避免印巴之间的相互挑衅,缓和相互攻击性言论,用理智外交取代激烈的言辞攻击^⑤。

^① “The Nuclear Risk Shifts to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Jan 31, 1993, Editorial, A. 16; “Final Push for the Test - Ban Treaty”, *The New York Times*, Aug 20, 1996, Editorial, p. 18.

^② “Stop the Arms Race in South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Aug 7, 1993, Editorial, 1. 20.

^③ “Deferring Arms Curbs in South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3, 1995, Editorial, A. 30.

^④ “Time to Talk in South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Jun 5, 1998, Editorial, p. 18.

^⑤ “India, Pakistan: Perilous Heat”, *The Los Angeles Times*, Aug 13, 1999, Editorial, p. 6.

在《洛杉矶时报》看来，印度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但是美国不应为了拉近与印度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与印度签署核协议，因为此举会使强烈追求核武器的伊朗和朝鲜等国得到错误的信号，即美国在核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美国只会阻止其不喜欢的政权获得核武器及其相关技术，而对其意欲“讨好”的国家在核问题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策。由此，美国在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上的道德立场会受到严重损害，同时也不利于美国反对俄罗斯对伊朗在核议题上提供帮助的立场^①。总而言之，《洛杉矶时报》社论强调美国与印度之间的核协议应三思而行。

此外，《洛杉矶时报》对俄罗斯、中国与印度之间可能形成的三边战略伙伴关系表示担忧，认为中俄印三边战略伙伴关系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的明智政策应防止此类三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同时，该报强调美国也不应对此过度忧虑^②。

在南亚地区议题上，《今日美国》社论表达了与《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同样的担忧和关切。在《今日美国》看来，俄罗斯和中国在南亚地区都有现实利益。面对印度的核试验，中国和巴基斯坦表达了抗议之声，而作为印度长期盟友兼武器供应国的俄罗斯同样表达了对印度核试验的失望之情。如果印度将进行核试验上升到部署核武器的水平，则巴基斯坦将不可避免地紧随其后采取对应措施，核战争的风险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作为核大国的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增加了南亚地区问题的复杂性。中国与印度因领土争端发生过武装冲突，中国可利用印度核试验而为其在中印边界上展示武力找借口，也可抓住印度核试验之机增加向巴基斯坦的军事设备与技术出口。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府则会对其邻国的意图更加多疑。美国面临的挑战是阻止南亚地区的核危害进一步扩大，但是美国又没有办法使印度放弃其核试验的鲁莽之举，而经济施压以及国际社会的协同劝说则可能使南亚地区进行核试验的热情得以限制^③。

五 非洲地区：美国认为非洲是“自私、贪婪”的中国和俄罗斯“重商政策”的实践基地

在分析中国和俄罗斯对非政策时，美国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更多的是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讽刺、批评甚至抨击。

① “Rethinking India”, *The Los Angeles Times*, Mar 1, 2006, Editorial, B. 12.

② “Anti - U. S. Axis? Not Too Likely”, *The Los Angeles Times*, Oct 4, 1999, Editorial, p. 6.

③ “Drive to be major player puts world in precarious position”, *USA TODAY*, May 13, 1998, Editorial, 13A.

《纽约时报》对非洲事务非常关注，尤其是对俄罗斯和中国在非洲事务上的政策立场进行分析。《纽约时报》社论在分析非洲军阀冲突以及边界争端问题时，抨击中国和俄罗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而向非洲公开出售武器，没有尽到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在该报看来，俄罗斯和中国应停止面向非洲的重商获利政策，而应努力阻止武器流向非洲，以限制非洲军阀为了争夺自然资源而进行战争的能力^①。在《纽约时报》看来，美国提出的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对非洲实施武器禁运以防止非洲冲突进一步恶化的提议，非常可能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因为“重商”的俄罗斯和中国不可能放弃面向非洲的利润颇丰的武器出口交易^②。中国和俄罗斯被定位为“重商利轻国际道义责任”的形象。

《纽约时报》社论在探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时，指责苏丹政府“屠杀”平民，而俄罗斯和中国却“掩盖”苏丹政府的行径^③。《纽约时报》社论通过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分析，大肆抨击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认为停止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屠杀”需要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参与，而苏丹总统却荒唐辩称联合国的进入是对苏丹的再殖民，因而拒绝维和部队的进入。该报社论将中国的苏丹政策解读为，中国是苏丹政府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了确保石油来源渠道多样化，在联合国安理会经常威胁使用否决权来保护苏丹“独裁政府”。《纽约时报》认为中国对联合国蚕食国家主权极度敏感，担忧同意联合国干涉达尔富尔会为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打开大门。该报向公众指出，中国出于维护自身石油需求，力挺“屠杀达尔富尔地区无辜民众”的苏丹总统。该报认为美国为了减少无辜平民的伤亡而加强了对苏丹政府的制裁力度，而苏丹的“辩护者”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保护”苏丹政府免受任何严厉的制裁并抵制联合国减少伤亡的维和行动，俄罗斯和中国除必须中止向苏丹政府出售武器外，也应该对苏丹政府实施与美国同样的制裁^④。在援助南苏丹难民问题上，《纽约时报》社论抨击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上采取无为的立场。该报社论认为国际人道主义团体应向俄罗斯和中国施压，使其也参与援助难民事业^⑤。

关于津巴布韦的议题，《纽约时报》社论抨击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为“独裁政

① “The Business of War in Africa”, *The New York Times*, Aug 8, 1999, Editorial, p. 14.

② “Ruinous War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6, 2000, Editorial, A. 22.

③ “Where America Leads”, *The New York Times*, Apr 29, 2006, Editorial, A. 10; “Human Rights Council”, *The New York Times*, Jun 23, 2006, Editorial, A. 26.

④ “No More Excuses on Darfu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7, Editorial, A. 20.

⑤ “South Sudan in Peril”,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8, 2014, Editorial, SR. 10.

权”，在国内搞“选举舞弊”并“屠杀”对其持反对意见的人，而俄罗斯和中国阻止联合国对津巴布韦实施武器禁运制裁^①。该报社论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对津巴布韦的武器禁运与严厉制裁完全不合理^②。《纽约时报》的此类分析无疑向公众传递出中国和俄罗斯为“私利”而弃国际道义于不顾的形象。

关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问题，《洛杉矶时报》社论向西方大众强调苏丹巴希尔政府是世界上“最凶残的政权”^③，苏丹人民的悲惨境遇是苏丹政府军以及得到政府武装的民兵造成的，达尔富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理应需要国际社会的干预，但是中俄两国却“坚定不移地”阻止安理会的维和行动^④。中国严重依赖于拥有丰富石油储量的苏丹的能源供应，中国和俄罗斯一道抵制没有经过苏丹政府同意的国际干预，甚或反对对苏丹“独裁政权”施压。中国和俄罗斯只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需求，而忽视作为大国应该有的国际道义责任。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俄罗斯和中国应该负主要责任^⑤。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国际干预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再次以“拖后腿”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大众视野中。读者从《今日美国》社论分析中看到的中国和俄罗斯“重商主义”的“自私”形象。

在《今日美国》看来，俄罗斯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非常可怕地”利用手中握有的否决权反对对津巴布韦的制裁，而苏丹巴希尔政权指望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帮助。中国对苏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因为中国与苏丹不仅签有石油协定，而且中国还是苏丹的主要武器供应国^⑥。在苏丹达尔富尔议题上，美国大众从《今日美国》的分析中获得的关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形象，则演变成了“自私、袒护独裁者以及为行凶者提供庇护”的扭曲形象。

结 论

作为大众能够“接触”到中国和俄罗斯信息的“窗口”，上述三份报纸对牵涉到中俄议题的国内事务、双边事务、地区性事务、美国政策中的中国和俄罗斯

① “Enabling Mr. Mugabe”, *The New York Times*, Jul 1, 2008, Editorial, A. 20.

② “Failing Zimbabwe”, *The New York Times*, Jul 21, 2008, Editorial, A. 18.

③ “What to do about Darfur”, *The Los Angeles Times*, Jun 19, 2006, Editorial, B. 16.

④ “Darfur’s moment of decision”, *The Los Angeles Times*, Mar 9, 2006, Editorial, B. 12.

⑤ “Strung along in Sudan”, *The Los Angeles Times*, Aug 29, 2006, Editorial, B. 12.

⑥ “Accountability in Darfur”, *USA TODAY*, Jul 15, 2008, Editorial, A. 11.

因素以及美中俄三边政策互动等五方面的考察分析，形成了美国主流媒体独特的中俄认知与定位。在国内事务上，中国和俄罗斯被塑造成“镇压民主”的形象，如“人权践踏者”“打压持异见者”“抑制民主运动”“限制宗教信仰”等。在国外事务上，与“暴政、独裁、反人权”国家古巴、伊朗、朝鲜、缅甸、乌兹别克斯坦、津巴布韦等交好。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事务上，美国主流媒体的社论与专栏分析仍然传递出冷战思维，担忧中俄加深合作关系，视中俄关系的“拉近”为美国的“不祥之兆”，认为中俄的紧密合作关系将会在双边以及国际事务上反对美国，亦或使美国处于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要竭力避免“中俄联合对美”的情况出现。在地区事务上，对中国和俄罗斯国际形象进行“妖魔化”，如将朝鲜、伊朗、叙利亚、苏丹、津巴布韦等第三方国家描述成“魔鬼的化身”，中俄出于“追逐私利”的“自私利益”考量，利用手中的否决权对其“袒护纵容包庇”，从而使美国“伸张正义、维护和平”的政策倡议大打折扣，很自然地把中国和俄罗斯与“恶毒、恐怖”联系起来。透过美国主流媒体舆论，不仅可以从美国自身的利益视角，梳理出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之间的利益关系，还可借助于美国主流媒体舆论平台，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视角，看二者给美国政策造成的所谓“干扰”以及美国对中俄两国在解决国际事务上的“合作需求”。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干扰因素”给美国政策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反恐和防核扩散方面，而美国对中俄的合作需求主要体现在地区事务议题上，如朝鲜问题及伊朗、叙利亚等议题。厘清中国和俄罗斯给美国造成的“干扰”以及美国对中俄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需求”，有利于中国从诸如此类的“干扰”和“需求”上寻找出潜在的政策选项，改善并加强对美外交，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参考。

（责任编辑 李中海）